

苗培成高風亮節

喬家才

打倒國賊北大健將

山西晉城苗培成先生字告賢，是我的中學校長，高風亮節，志慮忠貞，道德風範，實為革命人物典型。他從事國民黨的工作六十年如一日，未嘗稍怠。民國十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採治系，五四運動時，為北京大學一健將，因在街頭演講打倒賣國賊曹汝霖等而被逮捕。

他深信欲救中國，必須致力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以從事教育工作最為有效。所以北大畢業後，乃偕趙光庭（守耿）、梁亨甫（永泰）、李彙征（進賢）、劉佐康（同）、姚文謨諸先生回太原，創辦太原平民中學，以嶄新的新文化姿態出現於古樸保守的華北古城太原，獨樹一格，令社會震驚。

創辦平民中學救國

平民中學提倡白話文，思想開放。先後校長凡四位，最早為趙光庭先生，其次為苗告賢、李晉亭（汾）及梁亨甫先生。前三位都為時短暫，惟梁亨甫師任期較長，自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太原失守，學校停辦，長達十一年之久。創辦平民中學既為救國家、改造社會，

而救國家和改造社會的惟一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他倡導的國民革命。所以太原平民中學遂成為山西宣揚三民主義，秘密發展中國國民黨組織的大本營。各年畢業同學投考中央各軍事學校及中央政治學校者在百人以上。

出席首次全代大會

十三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告賢師和鄧建侯（鴻業）先生、趙善如（連登）先生為山西出席代表。民國七十二年他九十大壽，在臺之當年出席代表，僅有他和前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先生二人；友好正在籌備熱烈慶祝，不幸竟於十月二十七日與世長辭，距生日僅差兩個月又六天。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完畢，中央派告賢師為山西省黨部臨時執行委員會籌備員，與趙善如、王惠卿（和暢）、武西聆（誓彭）、李蔭翹（嗣聰）諸先生籌備山西省黨部工作。因為總理孫先生既已允許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籌備工作，自不能排除已經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分子，所以王英、朱志翰（女）等也參加山西省黨部的籌備工作。

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共產黨李大

劍（守常）且為主席團主席，與會代表多人對共產黨參加國民黨疑慮頗多，會外多有接觸。李大劍深恐影響到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存在，曾於一月二十八日代表共產黨向大會提出聲明：「共產黨員之加入國民黨，乃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革命事業，絕非欲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或藉國民黨名義作共產黨運動。」

但在山西的共產黨並非如李大劍聲明所說，臨時省黨部每開一次會，共產黨分子就和國民黨同志衝突一次，每一件事情，不論大小，都有爭執。本來臨時省黨部是秘密組織，內部既不能團結，傾軋不已，黨務不能順利進行，幾乎陷於停頓狀態。

發展山西省縣黨部

我是十三年冬天，總理北上時，已經讀過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經告賢師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十四年夏，省黨部命我回交城，組織交城縣黨部，那時省黨部經費困難，連刻黨印的錢都沒有，給我一張樣張，自己拿錢，到大中市刻了一顆「中國國民黨交城縣黨部」的黨印，買了兩本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帶回縣裡，終於找到同志，成立了縣黨部。不意來臺以後，我的黨齡被

中央黨部削減了兩年，從到黃埔以後，十五年算起，在山西的兩年黨齡不算，無案可查。我因為是國民黨才去黃埔，並不是進了黃埔才入黨。這個因果關係，實在不能倒置。還有我在山西的兩年黨齡不算，那麼我自己掏腰包組織的交城縣黨部算不算？

十五年十月中央召開各省市海外黨部聯席會議於廣州，告實師代表山西省黨部出席，偕同打入農民講習所的李仰文（希純）兄到達廣州。

我已是黃埔軍校第六期入伍生，已入伍一個多月，在廣州和他們聚會，倍感親熱。丁維汾先生告訴仰文兄，農民運動講習所是毛澤東辦的，不要住，白跑一趟廣東，返回山西。

十六年四月八日閻伯川（錫山）先生宣布山西軍隊服膺三民主義，參加北伐，山西黨務因而得以公開活動。四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全面清黨，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寧漢分裂。九月寧漢滬三方面合作，在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時總司令蔣公下野，北伐停頓，孫傳芳渡江反攻，展開龍潭血戰，幾乎葬送了北伐初期的成果。

十七年繼續北伐，閻伯川先生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首先進入北京，全國統一。十八年三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於南京，告實師與姚秦軒（大海）、韓希聖（克溫）、梁先覺（賢達）、趙善如、胡伯岳、侯立哉（鴻業）諸先生為山西出席代表，告實師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閻伯川先生和趙次隴（戴文）先生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可知中央對閻趙兩先生是很推崇的。

奉調整理天津黨務

是年秋告實師奉中央命，視察平、津、冀、魯黨務，又調任為天津市黨部整理委員，並任常務委員。汪兆銘組織改組派，氣勢相當壯大，號召力很大，許多不滿現狀的青年多被所惑。使國民黨形成分裂，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叛亂，都是打着護黨救國的旗號而發動的，以為響應。

十九年改組派聯合閻、馮對抗中央，演變成中原大戰，改組派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組織了曇花一現的北平偽政府，告實師在天津曾一度被捕。山西省黨部站在中央立場，反對閻馮和改組派，在大原不能立腳，故遷往天津，山西黨務又轉入地下。

中原大戰結束，改組派散夥，閻伯川先生宣布下野到了大連，山西省黨部才從天津遷回太原。告實師天津市黨部常委調為中央黨部訓練部副部長，蓋已由地方黨務幹部躍升為中央幹部了。

大連是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門戶，關東軍的根據地，像閻伯川先生這樣一位在中國政治上扮演過重要角色，剛剛失敗，正是日本軍閥最需要的，無異羊入虎口。從客觀方面衡量，他落入日本軍閥掌握之中，非常危險，大家應當盡全力搶救他脫險，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大概是日本軍閥對閻伯川先生工夫下得太積極了，露出威迫利誘，侵略中國，滅亡中國的馬脚，使他感覺到不安全，知道身處險境，隨時有被日本軍閥利用的可

能，急欲離開大連，回到五臺河邊村故鄉。

最極力反對閻先生回山西的就是張漢卿（學良）先生。他是中原大戰中唯一受惠者，乘兩方面精疲力竭，不用吹灰之力，揮軍入關，據有平津，坐鎮華北。當然不願因奉軍進關而失敗的閻伯川先生回到山西，將來會威脅平津。山西省黨部也反對他回晉，怕他死灰復燃，理直氣壯。似乎沒有想到，閻先生落在日本軍閥手中對國家將來的危險，比他回山西要大得多；而且這一反對，結下深仇，省黨部終於吃了大虧。

反對歸反對，閻伯川先生終於在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前，早已回到五臺河邊村了。九一八事變，沒有抵抗，東北四省即落入日本軍閥手中，引起全國青年的義憤，起而反對日本。國民黨未作有效的、適當的領導和運用，反被共黨所掌握，所利用，成為反張學良、反國民政府、反國民黨的一股洪流。上海學生數萬人湧到南京，砸了外交部，打傷部長王正廷；砸了丁家橋的中央黨部，打傷中委葉楚傖先生和蔡子民（元培）先生，情況演變的非常惡劣。

擔任山西教育廳長

九一八前後，山西省政府改組，告實師任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太原的學生也發動赴南京請願運動，由共產黨戎伍勝掌握領導，到省政府前請願。實則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他們的目标是國民黨。羣衆聚集在省府前面鼓譟，省政府正在開會，主席徐次辰（永昌）先生不出來對付學生，而要教育廳苗廳長出來向學生們講話，

他一露面，立刻惹火燒身，戎伍勝轉移目標，領導學生去攻打教育廳，包圍西緝虎營山西省黨部。

省黨部得到學生要來圍攻的消息，來個空城計，所有工作人員全部撤退，他們攻打，不過砸壞門窗桌椅而已，戎伍勝的計謀就落空了。不幸省黨部的委員職員要堅守崗位，保護省黨部，同學生羣衆形成對峙，等到槍聲一響，學生穆光政倒地，造成慘案，硬要山西省黨部負責。包圍的學生羣衆還沒有走，山西的軍隊就將省黨部包圍了，將省黨部委員職員六十多人於十二月十八日逮捕，拘押於後驛陵橋警備司令部。省黨部方面說，這是閻伯川先生的陰謀，以報反對他回山西的一箭之仇。

中央一再命令，第二年(二十一年)春才將被拘押的人員移到開封法院審理。審訊結果，以打死穆光政的子彈殼，不是省黨部槍支所用的子彈，證據確實，無罪開釋。但省黨部不能再回太原，祇好留在開封辦公，成了流亡省黨部，黨務祇好轉入地下。山西省黨部真是多災多難，一再流亡，爲其他各省所罕見。告實師的廳長也不能再幹，呈請辭職，做廳長不過幾個月。

黨特派員兼監察使

二十二年告實師以中央候補委員，參加設在河南新鄉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華北臨時辦事處工作，奔波於華北各省市，以加強抗日力量。二十三年任安徽省黨務特派員，二十八年又任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

任安徽省黨務特派員時，兼任監察院安徽、

江西監察區監察使，任職三年。任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時，兼任兩湖監察使七年。在十年監察使任內，奔走於大江南北，席不暇暖，實施監察工作，使政風改變，成效很大。

二十四年十一月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告實師以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列席大會，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又被推選爲中央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彈劾郭懺一往直前

告實師一生，除從事黨務工作，就是監察工作。他做十年監察使，最後因爲打老虎惹出麻煩。他所著「往事紀實」四五六—四五七頁，彈劾郭懺案的風波：「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下旬，在國民大會(制憲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忽發生下述一事，茲略敘如下：

「監察院於各報發表余與監察委員何克夫、何漢文於本年(三十五年)九月間，對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參謀長兼武漢警備總司令郭懺違法越權，貪污濫職，提案彈劾一案，經監察委員錢智修、李肖庭、毛紹逯審查成立，移付懲戒。又郭懺在武漢任職期間，包庇僞軍長鄒平凡，收受鉅額金鼎餽贈，及滯留航輪等違法事實，復由余與何委員漢文再提彈劾，由監察委員李世軍、丘念臺、劉士篤審查成立，移送國防部核辦。乃郭懺對該兩案不依法定程序提出申辯，竟於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在各報發表談話，對余依法行使監察權加以詆毀，實屬藐視政府法令，莫此爲甚。各報刊載，一時成爲國內最大新聞。監察委員王平政、何克夫、毛紹逯、梅任公等及余共二十二人

，以此事對監察權行使前途，影響至鉅，亟應有一嚴正表示，乃對郭懺妨害公務、藐視法令，續行提案彈劾，經蔡自聲、馬耀南、谷鳳翔審查成立，送國防部轉軍事長官懲戒委員會核辦。此案遂進入依法處理中，一時風波平息。」

彈劾郭懺案發生風波時，我正在美國考察，沒有看過郭懺在報紙上發表的談話。第二年回國，才聽說這一件事情。郭懺是陳辭修先生的親信，陳先生權傾一時，郭懺也成了很有權勢的人物，不僅是老虎，而且是長了翅膀的老虎，苗監察使居然膽敢彈劾這樣的老虎，那還了得？所以膽敢在報紙上發表談話，詆毀監察使。在他想來，祇有權勢，管你甚麼監察權、甚麼法令。

長翅老虎遭擊反噬

本來是個違法越權、貪污濫職的案子，如果監察使彈劾不實，遂付懲戒，也不一定懲戒；如果彈劾俱是事實，也祇是個人的問題。但是郭懺用移花接木的辦法，轉移目標，硬拉到派系鬭爭方面，以減輕個人的罪行。我回國後，就聽說苗監察使彈劾郭懺是C·C·打擊三民主義青年團，硬牽連上陳辭修先生，所以陳辭修先生對苗監察委員很不滿意。其實郭懺以陳辭修先生爲靠山，在武漢跋扈異常，三民主義青年團也不允許貪污濫職呀！任何一位有權勢的人，也不應該包庇貪官污吏。

總之，一位敢打老虎的監察使，實在是國家社會所最需要的，吾師苗告實先生敢打長了翅膀的老虎，不畏懼權勢，着實值得尊敬。